

## 第七章 結論

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是頗為流行的寫作文類，其導因於當代園林發展的興盛。宋代在中國園林發展史上有著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繼承了中晚唐時期「壺中天地」的造園藝術，園林的設計與園中景點的名稱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與造園者的審美旨趣。園亭記散文原是士人為園林的建造過程、花費事功所撰寫的文章，然而因宋代崇尚理性精神與經世濟用的文學觀念，北宋士人往往從園名、建築物的題名去闡發其所寄寓的深刻意涵，使得園亭記散文成為富有深刻哲理，與呈現出北宋士人思想、生命情懷等內容的文學類型。

過去，園亭記散文常被誤歸類於山水記或山水遊記的範疇，這是因為園林乃是人類以人工的方式在一個有限的範圍空間內再現自然山水的風貌，或是園林本身即是位在郊區，擁有天然山川景色。再加上園林具有休憩、遊覽的功用，因此園亭記散文中有不少山光水色的描繪，與遊賞園林之樂趣的敘寫，所以常被視為山水記或山水遊記。然而，這三種文類事實上是有所異同的。山水記與山水遊記同屬於山水文學的範疇，表現對象均為大自然的一切景觀，但山水遊記必須是作家親身遊歷的經驗與感受。「廣義」的山水，不僅包含了自然山川風貌，還包括了「人文地理」，即各種建築、史蹟名勝等。從「廣義的山水」而言，園亭記散文也被歸入了山水文學的範疇，與山水記和山水遊記產生了關聯。但是，園亭記散文與山水記、山水遊記有四點明顯的區分：其一，園亭記散文多會刻於金石之上，而山水記與山水遊記則僅記事而不刻石。其二，山水遊記必須是作者親身遊歷之後的創作，而園亭記散文卻可藉由資料來撰寫。其三，在寫作手法上，山水遊記須以作者之遊踪為線索，採「移步換形」的動態敘寫方式；而園亭記散文卻多採「定點式」的靜態描繪，勾勒出登覽亭臺所見之周圍景物。其四，山水遊記和山水記所著重的是山水的天然野趣；而園亭記散文所描繪的山光水色卻是園林之中匠心獨運的再造之美，強調的是一種人工建築與自然景物「恍若天成」的和諧相襯。故可知，園亭記散文是不同於山水記和山水遊記的；其中，第四點是園亭記散文和山水記和山水遊記的最大差異。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興盛，既與園林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則必須先了解園林發展的始末，以及北宋時期促成園林發展盛況的諸項因素。上古時期的仙境樂園傳說是園林發展的啓蒙，人們將對樂園的嚮往投射在園林之中。而歷經了商、周等朝代，園林才從娛神功能轉化為娛人功能。秦漢時代的宮苑是以體象天地和模

山範水作為造園設計的準則，漢代開始出現了私家園林。魏晉南北朝時期，園林設計從寫實轉入寫意，追求自然雅趣。此時期造園藝術力圖抹去人為的痕跡，企求與自然和諧、融合的關係，成為士人園林的基調。唐代是士人園林萌芽的時期。初盛唐時期，士人私人園林呈現出豪邁氣象的園林景觀，中唐時期造園藝術則轉向「壺中天地」的空間原則，並成為士人園林追求的原則，此時園林景觀的命名開始富含深刻意蘊，成為「主題園」的濫觴。從上古傳說到中晚唐時期，園林設計的藝術已逐漸成熟，並朝向寫意的方向繼續發展。北宋承接著歷史的經驗與成果，園林的興建與藝術境界遂在蔚為盛況，形成了園亭記散文的大量寫作。

然而北宋園林興建的繁盛，仍有其當時代的背景因素，可從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潮背景等四方面加以了解。在經濟方面，由於宋代土地私有制度的產生，造成土地兼併情形嚴重，促使需要廣大土地面積的園林得以興建。在政治方面，則因為宋代推行人文政治、禮遇文士，使得文士的地位和人數大增，促進了士人園林的發展。而北宋帝王本身對園林的喜好，也帶動了園林的發展。再加以北宋士大夫在遭逢貶謫或仕途不遂之時，往往以園林作為他們精神生命的依歸和安頓之處，遂也促使園林興建量的增加。在社會因素方面，北宋時期民眾到園林觀覽或聚會的風氣十分普遍，在民眾觀遊之風氣的盛行下，園林的建造與興盛也順勢而起。而北宋士大夫往往也藉由立亭建堂、興造園林，來與民同遊同樂，並以此作為宣揚天恩、展現天下太平盛世的用意。另外，北宋帝王禮遇隱士，形成了崇尚隱逸的風潮。再加上「仕」與「隱」往往是士人的兩難抉擇，唯有園林可以調和這兩者之間的衝突，讓士人既可展現政治理想，又可滿足山林之志的嚮往，進一步促成了園林的興盛。而在文化思潮背景方面，則有繪畫藝術和佛道思想的影響。北宋時期開創了「文人畫」的風格，追求畫境的寫意傳神，而這恰與造園藝術追求寫意境界不謀而合。且文人畫常以山水作為繪畫對象，園林景觀又是自然山水的再造與再現，遂使繪畫與園林之間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互為影響：文人山水繪畫影響了園林的發展，而文人亦將其造園理論實踐於園林的修築。佛、道兩教為求心靈的靜化，多選擇在靜謐的山川林地修行；而為了親近、普及眾生，在城市或近郊的寺觀則以人為的方式營造出清幽寂靜的環境，形成了寺觀園林。佛、道兩教在北宋帝王的提倡與保護下，在當代大為興盛，遂也帶動寺觀園林的發展。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潮背景等方面的交相影響下，北宋園林的營造大為興盛，園亭記散文也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大量寫作的文類。

北宋時期的園林大多是因襲隋唐時代或前人舊園的基址再造，這時園林的風

格以簡遠、疏朗、雅致、天然爲主。而北宋士人在園林之中往往從事遊觀、宴集等活動，或是潛心讀書，修養自身的品德與德性，也有純然暢情悠遊於園林之中，享受那與自然融合爲一體，悠閒無所爭的適意生活。

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初始只記載營造事功、歷史沿革等，後來士人藉以闡明園主興造的用心，或表明自我心跡，或是刻文於壁以自我惕勵。園亭記散文在這多元的撰寫需求下，成爲北宋時期作品豐碩的文類。歐陽脩、曾鞏、蘇軾、蘇轍都撰寫了不少的園亭記散文作品，而他們在北宋時期的文壇又極具影響力，因此，透過他們的園亭記散文，可以大略了解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的發展樣貌與特色。而這些特色，在北宋其他士人的園亭記散文作品中亦可窺見。

北宋園亭記散文蘊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其所呈現的主題約可歸納爲五方面：頌德同樂、憂國憂民的情懷、隱逸生活的嚮往、超然物外的胸襟、寓治國勉德之意。北宋士大夫常於官署之側修築園亭，作爲宴休之所，或是招待賓客、與民同遊之處。但是士大夫們常於園亭記散文中強調，這樣的宴遊休憩之所的建立是必要的，因爲人需要一個放鬆身心、調適疲憊身軀的地方，這樣治政的績效才得以發揮。並且也一再的強調是在分內職務已完成後，才從事園林的修建與遊覽。另外，士大夫也藉由修建園林來宣揚天恩、展現天下承平的境況，及讚譽爲政者善於治政，喜與百姓同遊同樂。因爲唯有政局穩定，民生富裕，才有餘財餘力修建園亭，百姓也才會有閒情逸致遊賞園林。因此，修建園亭成了北宋官吏政績的表徵，與「民安而後官樂」、「與民同樂」的治政精神之宣揚。由於宋代文學觀以經世致用爲標榜，促使北宋士人多懷抱著淑世濟民的使命感，以「先憂後樂」的胸襟關懷國家社會。往往在百姓得以安樂之後，才讓自己得以暢情於園林之中，這正也符合了「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

北宋士人對隱逸生活的嚮往之情，也屢屢在園亭記散文中透露出來。士人一旦有機會脫離載浮載沉的宦海生涯，往往能放下榮辱得失，盡情享受隱居之樂。但並非所有士大夫皆能放棄對仕宦的追求，真正隱居於山林之中。於是，他們隱居於仙境樂園的象徵——山水園林之中，享受近於隱的悠閒適意。這即是園林成功的調和了仕與隱、城與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讓士人們不必於兩難之中擇其一，反而能兼享仕隱之樂、城野之趣。

北宋園亭記散文中也常見士人流露出「超然物外」的淡泊曠達情懷，這是受到佛、道兩教超越二元對立思想的影響，使士人不會因一己的得失禍福而或喜或悲，出現消沉失志的悲情。即使有些士人的內心未能真正達到「超然物外」的境

界，但他們透過園亭記散文來自我或相互勉勵，形成一種積極樂觀面對逆境的態度。

受到宋代理性精神與思想的影響，北宋士人往往在園亭記散文中，藉由園亭的題名去闡發議論，以勉勵、勸誡園主，或是彰顯園主的心跡。因為園林是士人理想世界的人間再現，在這美好的世界裡，士人也期許自己的品德修養得以臻於至善。因此園亭建築的題名所寓含的修身勵德的深義，以及花木寄寓的理想人格的象徵，是士人用來標榜自己人格的高潔無濁，或是作為對自己品德操守的期許和勉勵，以警惕、勸喻自己要勤於修養德性，以達到人格完善的理想境界。而北宋士人在園林中冀望達到儒家所謂「天人合德」的天人關係，所強調的也是自身心性品德的修養，認為只要在修養自身品性，即可達到與天相通，天人統一和諧的理想境界。由此可知，修身勵德對北宋士人而言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此即使徜徉悠遊於園林之中，仍不斷藉由各種寓意提醒自己不忘修身養性，使人格修養達到完善的境界。

道家「因任自然」的天人關係，也是北宋士人希冀在園林之中達到的天人境界。士人們希望能消弭自我與大自然之間的分隔，忘卻自己與外物的分別，進入物我同一的天人之境，這是士人們在山水園林之中所冀望得到的身心自由、逍遙無待的境界。

北宋士人「小中見大」的園林觀，促使其能以神暢遊園林，在有限的小小天地之中，得到若遊山川大湖的情意趣味，呈現出不受空間侷限的審美型態，並進而帶出屬於北宋士人獨特的旅遊型態。所謂「旅遊」是指親身遊歷其境的過程，然而北宋士人在園林和亭臺樓閣之間的遊覽，卻打破了世俗對旅遊的定義。北宋士人在寫作園亭記散文時，有些作品並非作者親身登覽亭臺樓閣後所撰寫，而是披圖以神遊。柯慶明先生認為只要能心領神會自然山水美景的意境與神韻，無論是否親身歷遊，其所感受的山水情韻都是一樣的。因此，北宋士人登覽亭臺樓閣，與一般的山水旅遊型態是不同的。北宋士人登覽亭臺樓閣，是屬於一種登高望遠的旅遊型態，藉由亭臺樓閣的高聳，能將建築物外無限的空間景物全部收入登覽者的眼底。也使得士人在投身於廣大空間之際，身心亦為之敞開，而滌盡俗世的煩憂，達到心靈、精神上的平和曠達境界，進而領悟宇宙萬物之理，而將之作為處事治世的法則。

當士人登臨亭臺樓閣之時，心靈時空因視覺空間的開闊，也同時更加寬廣。這時，士人往往興起一種對整個宇宙人生或歷史的感受和領悟，使得登覽亭臺具

有了深刻的意義。而物色的遷移，也常興起士人對時空改變的感嘆，但有些士人如蘇軾等，卻能以坦然的心境去觀賞萬物的改變，超脫悲喜的境界，所以不因所見之景而生感慨，這即是北宋士人超然物外的胸懷之展現。

北宋園亭記散文是一個內容豐富、涵蓋面廣大的文類，因其寫作特色以寫景、議論居多，因此從中可窺探到北宋士人的思想觀念、生命情懷、自我懷抱等深刻意涵。然而，對於園林中的生活、逸遊宴客、個人情感思緒的抒發等情事，往往以簡略筆法帶過，因此若要從園亭記散文中看到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全面生活樣貌，實為不易。園林是北宋士人理想境地的寄託，若能從園林這一線索去探求北宋士人的生活全貌，與理想的寄寓、情感的抒發，相信對北宋士人的形象有更完整的認識與了解。有關園亭的敘寫，除了園亭記散文外，亦有以園亭生活為題材的詩、詞等，若能將其全面蒐羅，作為研究材料，將有助於了解北宋士人的心靈精神的寄託內容，與北宋士人的完整形象呈現，這亦是將來值得研究之方向。